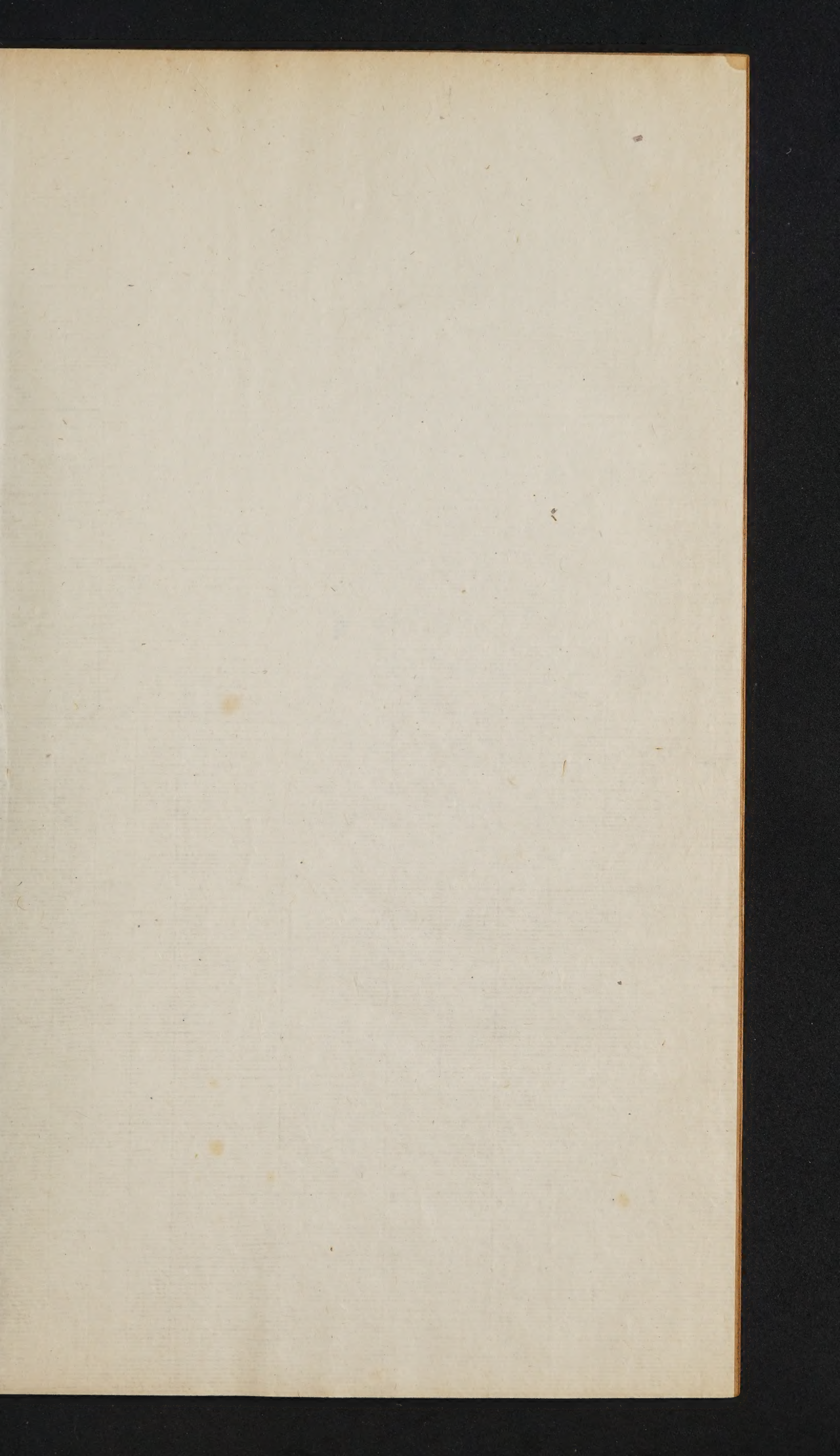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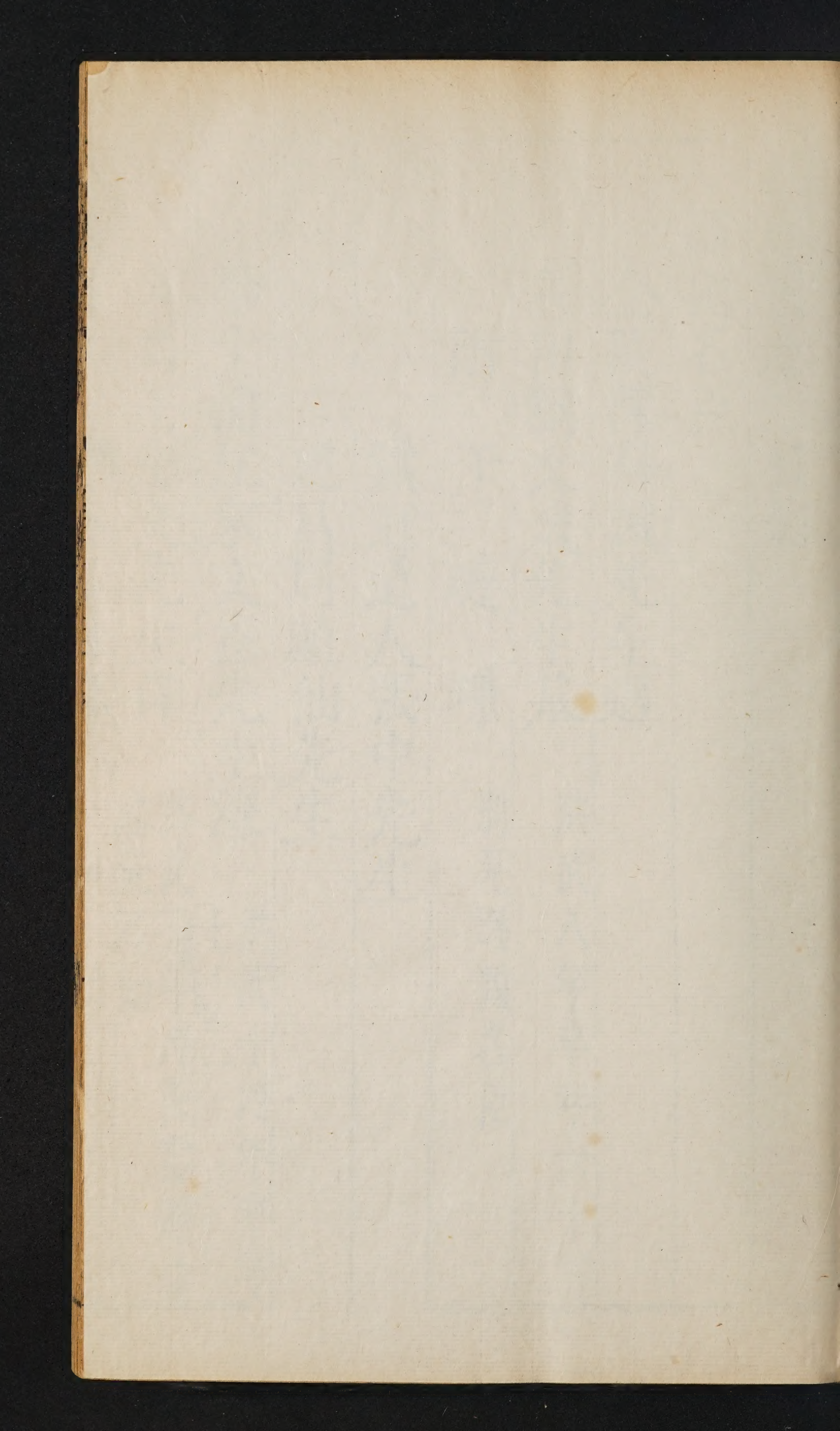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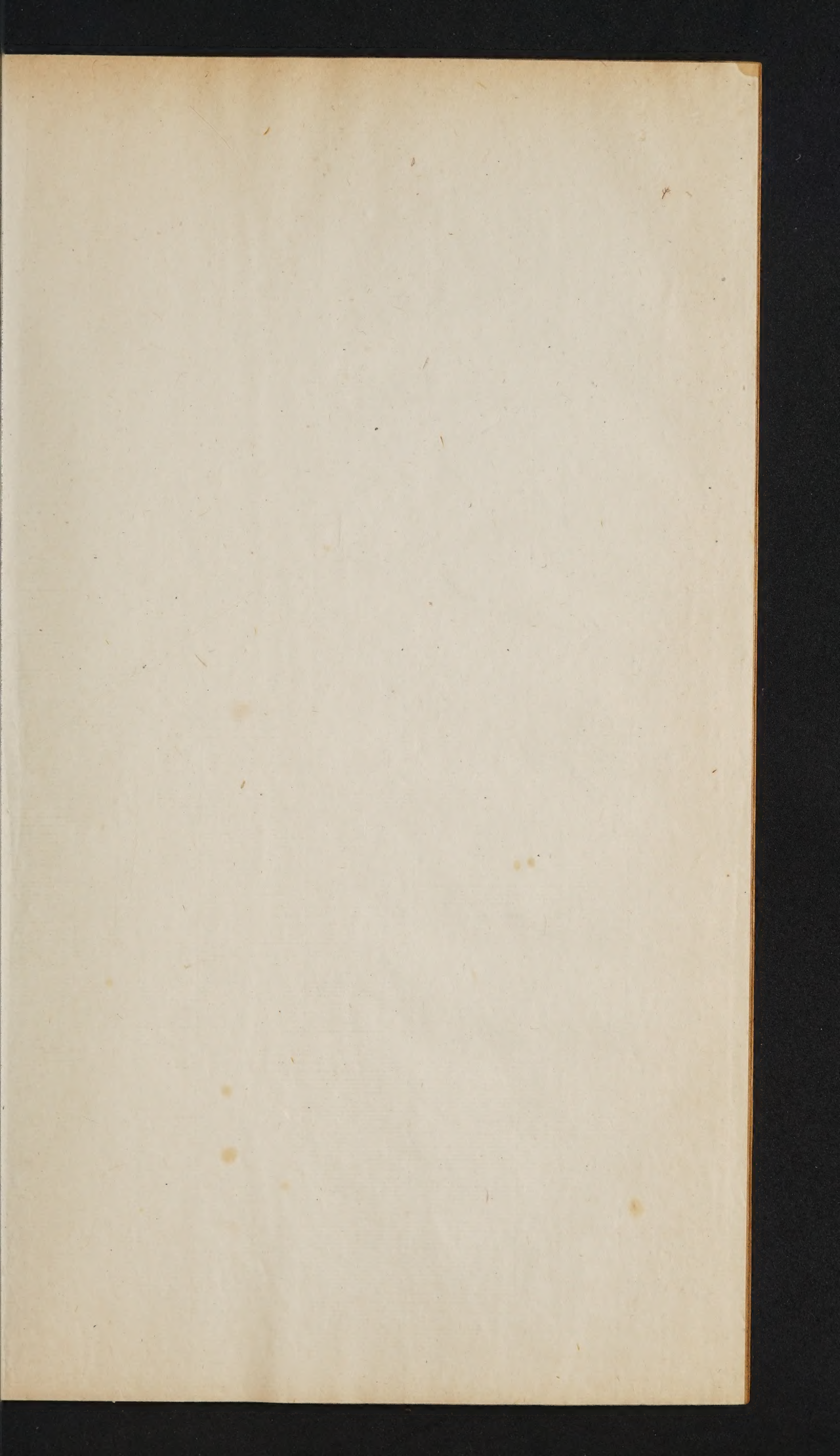








藏書卷二目録

開國名臣

附 子輿孫 別見遜國名臣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熟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洪武四年卒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祭酒樂公韶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靖難名臣

大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洪武二十三年賜死年七十七

目錄終

続

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資禀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

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冀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為法儻以生民為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歟

祗竢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

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祕

不傳甲辰 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

戊申 上即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

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

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 命至浙江還朝密有

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

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

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今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 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 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 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中

復嘗隨公侍　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
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鄭端簡曰　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
山龔敩學博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　國初以明經
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
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
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
杜佑龔敩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官冬
官缺令兼攝杜斆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

源與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
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
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
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
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
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
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
故吾以陳靜誠為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泝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覊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益

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試
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
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
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
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
見志衆避谷珍多係公自保會　太祖巳下金華定
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

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
見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旣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
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决、有請背城借一者、有
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欵者、公後至獨張目
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欵及奔
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
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覇在此舉、而言納欵
及奔何也　上于是决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

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
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
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
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
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
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某城　上使公授
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某所見某方
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
旻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

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
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
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後躡
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
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
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即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
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
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

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
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
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
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
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
陳友諒張士誠而鯫生謂士誠客邇且富而弱宜先
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
忘我此不宜久蘊祟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
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

雖小利尚未决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决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筴算尤神絶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黒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没 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悦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

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加僇公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公讞滯獄甫决雨隨澍時公冣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粮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温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勳

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

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寛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

眞中丞

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

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

省寮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

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僇人

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公持其章不

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

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

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禄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 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盗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廵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

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公舊語使刑
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
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
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
相覘　上之念公急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
醫來視疾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
寢劇　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
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

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
勸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
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
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不久必
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有
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
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温吾子
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

人以爲中惟庸閒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胡
庸等果復思公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
右參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
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
奏公遺疏、拜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
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
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
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
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

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文成不死矣）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執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再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諭基上

之後孫應實嗣之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言世祿應嗣爵未幾旋卽隕世。褫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亂孤貧。勿克荷負或謂　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　制曰可。公入祀　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

李禿翁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晩而上之顧寖薄以剛故其不肯為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巳藏身明矣此其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為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巳定公旣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巳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巳死之年僅六干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為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

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 上竟誅惟
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
廌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劵公一
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
疏拜閣門使璉與廌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
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
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於
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
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遠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

上手書問天象公條荅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附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

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訏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雖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

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嗅[illegible]
痛朕細嚼水呑之是後顚者日顚不已命蒸之初以
巨缸覆之令顚者居其内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爇之
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
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顚者于内煆煉之薪盡火消
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顚者微以首撼
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
告顚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
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顚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

饑色因盛殺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犬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閱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乾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

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衆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

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
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巳巳入兩浙戊申平吳
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
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岩壑中見一老
人使我來謁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
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
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
四年仍徃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
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

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温良藥二片其一曰温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醆子内喫一醆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内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過二番乃開菖蒲香醆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内去岩有五里餘後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

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即令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沓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决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娠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略又明年乞歸省 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 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六月甘露屢降 上問灾祥之故對曰受

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 上嘗
言古帝 上嘗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
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
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
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
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曹公請
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
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
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

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録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寳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餙上喜曰卿可叅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嘉其才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言孔光者高嘗大書温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

措二字　上一日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　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誹謗　召公問對曰彼應　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

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諭公曰古
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
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
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 賜縉綺御
製文集 太子贈衣二襲 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
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 上曰藏
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
是年九月入 朝 上廷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曰侍
上遊歷觀闕嘗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上嘆

曰純臣哉爾璲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問公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璲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　勑請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二年冬孫愼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興禮太史公公始見卽勸

不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璲、璲爲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慍、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　建文召入翰

林爲侍書、

李贄曰　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
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卽宜疏
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　天朝待　皇
上允許、勑令具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旣奉　勑而
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
餽、卽爲私交、願　聖上頒降撰文、而令來使齎還
所餽之金、如此則　朝廷尊嚴、小國懷畏　聖上

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乎覲　上之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眞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　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其意不過為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愼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幷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愼能累公也使旣歸而即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隷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溫室之樹

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爲法程七十餘歲欻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褘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畧幾務　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

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 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塤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

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煩剔穢、
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
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 召還、五年、徃
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
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
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
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
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

意郎爲政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
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
脫脫聞之誚梁王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
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爝火
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
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
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
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
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

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正統六年又
公翰林學士諡忠文　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
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　召授弘文
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
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坐事被逮　上憐其才
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
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
順若宴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
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　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
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髪、詐爲元使
者、又逼令改　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
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黻以雲死事、
得入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　朝、贈刑部尚
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
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又曰善留叅募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升

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　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廵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爲賊脅、柰何

殺之不許明年入朝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　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叅政　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

幕府禆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寛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

定大禮

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 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營田司事廵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

賜金綺歸留予存厚　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為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荊楚移僉事湖廣荊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顔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坐法辭連公憂懼　上曰予素知濫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陞臣官罪過葢重疆埸之事臣夙不避副臬之命敢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感悅誅其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狥溫州平請朝 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 召公至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 上諭羣臣曰盜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

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　外朝大怒義也[illegible]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

侄郎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illegible]
遂巳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　詔
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
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　上不應公曰兵
巳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
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
强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　不許遣存厚還治
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
終喪得允存道出峴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衛指

揮副使戊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毁疾
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
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
虜斷頭山力戰歿

